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22

刘勰及其
《文心雕龙》

涂光社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06
22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1	上古神话	26	初唐四杰	51	《青琐高议》	76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2	《诗经》	27	陈子昂	52	宋元话本	77	纳兰性德
3	《论语》·《孟子》	28	孟浩然·王维	53	元好问	78	李渔
4	《庄子》	29	高适·岑参	54	《董西厢》	79	洪昇
5	《左传》·《国策》	30	李白	55	关汉卿	80	孔尚任
6	屈原	31	杜甫	56	《西厢记》	81	天花藏主人
7	司马相如	32	白居易	57	白朴·马致远	82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8	《史记》	33	韩愈	58	《琵琶记》	83	《阅微草堂笔记》
9	汉乐府	34	柳宗元	59	罗贯中和《三国演义》	84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10	曹操·曹丕·曹植	35	刘禹锡	60	《水浒传》	85	《红楼梦》
11	阮籍·嵇康	36	李贺	61	《西游记》	86	李汝珍及其《镜花缘》
12	左思·刘琨	37	杜牧·李商隐	62	《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	87	袁枚
13	郭璞	38	唐人传奇	63	《封神演义》	88	方苞·姚鼐
14	陶渊明	39	敦煌变文	64	《西洋记》	89	钱谦益
15	南北朝民歌	40	李璟·李煜	65	《金瓶梅》	90	黄遵宪·梁启超
16	南北朝骈文	41	欧阳修	66	《剪灯三话》	91	林纾
17	谢灵运·谢朓	42	王安石	67	杨慎	92	《三侠五义》
18	鲍照	43	柳永·周邦彦	68	汤显祖	93	李伯元·吴趼人
19	庾信	44	苏轼	69	冯梦龙	94	刘鹗·曾朴
20	《搜神记》·《搜神后记》	45	黄庭坚	70	李贽	95	黄小配
21	刘义庆与《世说新语》	46	李清照	71	凌濛初	96	秋瑾
22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	47	陆游	72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97	宝卷·弹词
23	《诗品》	48	辛弃疾	73	张岱	98	车王府曲本
24	《昭明文选》	49	《太平广记》	74	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	99	《格萨尔王传》
25	王梵志诗	50	《夷坚志》	75	《金瓶梅词话》	100	尹湛纳希

目 录

- 一、拦路卖书的刘勰/1
- 二、体系弘大缜密的文学理论/7
 - (一)“文之枢纽”五篇/8
 - (二)“论文叙笔”二十篇/9
 - (三)“剖情析采”二十四篇/11
 - (四)《序志》——置于最后的序/13
 - (五)《文心雕龙》理论结构示意图/15
- 三、刘勰论文学告诉我们些什么/17
 - (一)文学和人/18
 - (二)神奇微妙的文学艺术思维/24
 - (三)风格——体性/31
 - (四)未来的路——变则其久,通则不
乏/37

- (五)情与采——文学的内容和形式/42
- (六)有关比兴的思考——借物达意的奥秘/45
- (七)古人重视什么样的艺术形象/49
- (八)新范畴的拓展/53
- (九)做作品的知音/62
- (十)刘勰的艺术辩证法/65

四、《文心雕龙》“话语”的现代启示/69

五、追求不朽的刘勰/86

一、拦路卖书的刘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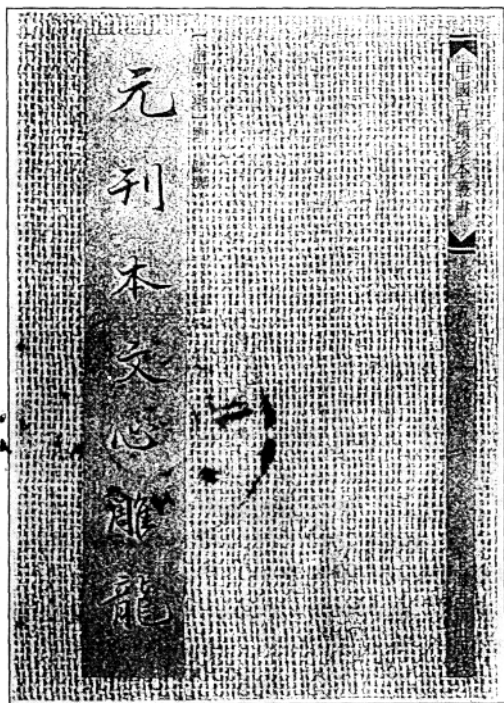
一千五百年前的一天。南朝京城金陵的街头人头攒动，前呼后拥，人们在观看显赫的吏部尚书兼右仆射沈约出行。这位沈大人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历仕宋、齐、梁三朝，贵盛已极，却有奖掖后学的长者之风。

人群中一位面容清瘦，三十多岁书生模样的人，背着个沉甸甸的包袱在道边守候着。沈大人的车轿刚一走近，这位书生分开众人，不顾随从和护卫的阻拦，挤到车前高声叫卖道：“卖文章啊！谁买锦绣文章啊！可惜找不到知音，偌大京城竟然没有一个识货的！”

护卫们正在推搡呵斥这位卖文章的书生，官车的帷幔一动传出话来：“慢着！别难为他，他卖的什么文章，取来我看看。”

书生解下背上的包袱，小心打开，捧出厚厚一沓文稿交给侍者，呈进车轿中……

这书生就是刘勰，送呈沈约的三万七千多字的文稿就是他撰写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原来，《文心雕龙》写成之初并不被“时流”称



《元刊本〈文心雕龙〉》封面书影 上海古籍出版社

许，然而刘勰非常自信，想交给有“当世辞宗”之誉的权威人物沈约品评鉴定。不过他只是一介寒士，无从亲自送达，于是才演出了上面的一幕。

沈约读了之后大为赞叹，认为“深得文理”，从此便经常放在他的书案上供其研阅。果然，头面人物的激赏立即使刘勰和《文心雕龙》得到当时文坛的承认和重视。

上面这个“拦车鬻文”的故事出自正史《梁书》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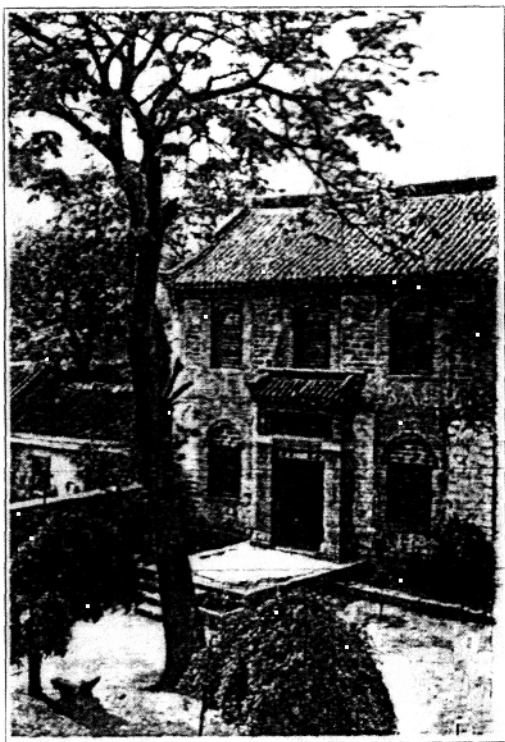
如今举世公认《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刘勰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

与刘勰生平有关的史料留存下来的很少，今人对他身世和经历的解说评说，主要依据《梁书》和《南史》本传中的简单记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今属山东）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范文澜考定其生卒年约为刘宋泰始元年（465）到梁普通三年（522）。其父刘尚，做过越骑校尉。刘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曾经追随当时有名的和尚僧佑十余年，于是博通经论，南朝著名的定林寺经藏即为他所校定。过了而立之年，因受孔子事迹的感召，刘勰开始《文心雕龙》的写作，并最终在五世纪末六世纪初（约在499—502年间）完成了这部巨著。

梁武帝天监初年（502或503），刘勰开始出

仕，这可能与沈约的赏识和奖掖不无关系。他先后担任过中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以及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令、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和步兵校尉等较低的官职，太末令任上也颇有政声。仕途虽不尽得意，却得到爱好文学的昭明太子萧统青睐，与之深相接纳。这位太子以编辑《文选》知名于世，近代有的学者认为刘勰很可能参与或指导过《文选》的编定。后来刘勰奉梁武帝敕令在定林寺撰经。工作完成以后，刘勰请求出家。他先烧去鬓发以示决心，得到皇帝的许可，于是改名慧地做了和尚。

《梁书》说，他出家后不满一年就去世了。但另一种说法是，他晚年返回北方原籍，在浮来山创建寺院，仍名“定林寺”，埋头校经，直到圆寂。后一种说法虽然存疑，却也并非现代人臆造。道宣和尚（596—677）撰成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的《续高僧传》中确有“隋仁寿中岁，县观奉敕送舍利于本州（莒州）定林寺”的记载，明嘉靖《青州府志》、清《莒州志》亦作此说。山东莒县有“沈刘村”，据称住有刘勰族人的后裔，村名表示不忘沈约当年对刘勰的奖掖扶持；浮来山现在仍有一座小小的定林寺，传说慧地和尚晚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今存明代石碑四座，最早的一座为嘉靖二十四年（1545）的《重修定林寺记》，称寺为“古刹”。《重修莒志》卷四十六也有“明洪熙元年（1425）钦赐定林寺



校 经 楼

僧理用等二十一人度牒”的记载。既然从隋到明都曾受皇帝的关注，当年的影响和规模显然远非今日可比。当地的一些遗迹据说也与刘勰相关。

除了《文心雕龙》之外，刘勰原来也有文集行于世，但早已失传。史称刘勰“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现在所能够看到的两篇文章《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保存于《会稽掇英总集》和《艺文类聚》）和《灭惑论》（保存于僧佑《弘明集》）都是弘扬佛法之作。

二、体系弘大缜密的文学理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中，惟有《文心雕龙》得到“体大思精”的定评。

《文心雕龙》是怎样一本书呢？这部三万七千多字的巨著由五十篇专论组成，具有缜密的结构和完整的体系。刘勰在《序志》（全书的序，按当时的体例安排为最后一篇）中做了明确的介绍：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搞《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怛悵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他将全书分为“上篇”“下篇”，各有二十五篇专论。“上篇”包括“文之枢纽”、“论文叙笔”两部分；“下篇”是“剖情析采”的二十四个理论专题系列以及总括全书的《序志》。

（一）“文之枢纽”五篇

《原道》论述文原于道，文是美质的外现，以及文学所应遵循的“自然之道”和它的社会功能。

《征圣》把感召化育人们心灵的功绩归之于写出儒家经典的圣哲，要求后世作者写文章应该以圣人（尤其是孔子）为师，即“征圣立言”。

《宗经》认为，先秦的五经是写作的典范，它们“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语言风格上各有特点，也是后世各种文体的发端。其中倡导的“宗经六义”包含着那个时代对文学真善美的要求。

《正纬》矫正汉代纬书的伪诞。纬书阐释儒经和图谶，以为经典的微言大义以及灾异祥瑞的出现显示着上天的意志和启示。刘勰辩证地指出，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富丽的辞采不无可取。

《辨骚》辨析前人对屈原评价的得失。强调文学的发展常常得力于以奇求变，《离骚》等作

品“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就是这方面的榜样。后人应该“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二)“论文叙笔”二十篇

《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以上十篇属有韵之“文”);

《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以上十篇属无韵之“笔”)。

刘勰在这一部分介绍了那个时代的三十多种文体(附录于《杂文》、《书记》中一些名目琐细的分类不算在内)。南朝人讲究文章的音律美，把文体分为“文”“笔”两类，在他们看来有韵的文学体裁是更具文学性的。

《序志》篇提出的文体论立论原则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它的科学性是值得重视的。

“原始以表末”是追述所讨论的这种文体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知道来龙去脉才有考察其传承、盛衰和流变的基础。

“释名以章义”是通过解释这种文体命名的所以然，了解它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点。一个文体的出现通常是约定俗成的，得以命名标志着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本》封面书影

它的独立性被认可，有了从写作和审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适应自己需要的风格和表现方式，并可以作为规范沿袭下去。

“选文以定篇”是选择该文体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作品，评鹭其优劣、得失所在和启承关系，从实践的范例中认识这一文体的特色、成就、影响和在文学大家庭中的地位。

“敷理以举统”是在文学现象中提炼出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和理论，从而能够把握这一文体发展统序和创作规范，指导该文体（某些原则理论甚至可以指导所有文章）的写作。

上述原则可以说是合理、严谨而完备的，能重视“释名”和“敷理”尤其难得。这些原则不仅增强了刘勰文体论的科学性，就是对当代人写作文体史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三）“剖情析采”二十四篇

《文心雕龙》“下篇”除了统驭全书的《序志》而外都属“剖情析采，笼圈条贯”的第三部分。所谓“笼圈条贯”，当是打破文学体裁的限制，按理论专题进行系统的重组和探讨。

第三部分论题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摘《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概括的一类以探讨创作活动的规律和艺术表现的原则为主；“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

略》，招徕于《知音》，耿介于《程器》”一类则侧重于论述影响一般规律原则和鉴赏批评的诸种因素。除《通变》和《知音》两篇因特定的内容有不同需要而外，前一类对文学现象多作横向的剖析，后一类则多征引历代例证，作纵向的讨论，对原则规律进行补充。

前一类从《神思》到《总术》共十九篇：

《神思》论神奇微妙的文学艺术思维；

《体性》论作家的个性和文学风格的关系；

《风骨》论文章感动力量的来源和形成机制；

《通变》论文学的继承和变革；

《定势》论作品表现方式和文体风格的选定；

《情采》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熔裁》论内容的规范和形式的剪裁；

《声律》论文学语言音乐美的规律；

《章句》论篇、章、句、字的内在联系；

《丽辞》论对偶；

《比兴》论述和比较比兴的特点、功能；

《夸饰》论文学夸张；

《事类》论“成辞”“古事”（即文史材料和典故）的引用；

《练字》论遣词用字；

《隐秀》论“隐”“秀”两类不同的文学美；

《指瑕》论遣词、比拟和用事的犯忌和失当；

《养气》论作家的精神营卫和心理调节；

《附会》论作品组合中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总术》论“文”“笔”“言”之辨和掌握写作技巧的重要性。

后一类共五篇：

《时序》论历代社会政治对文学的影响；

《物色》论四时和景物对创作的影响并评述物色描写的演进过程；

《才略》论历代作家的才识禀赋和创作成就；

《知音》论文章鉴赏；

《程器》论作家的情操和道德修养。

（四）《序志》——置于最后的序

作为全书的序，《序志》解释了书名“文心雕龙”的含义；阐明了自己写作的动机和意图；评论了魏晋以来各家理论和批评的得失；介绍了全书的理论体系和“唯务折衷”的思想方法。

从论题的选择和分布看，《文心雕龙》史论结合，对文学现象的探讨是相当全面的。既有纵向史的陈述和考察，又有横向的理论剖析。除一些为传统和当时特有的一些问题（比如风骨、比兴、附会等）外，还几乎涉及到现代文学理论的每一个方面。刘勰在五世纪末就构结出体系如此庞大和完整缜密的文学理论大厦，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文心雕龙》全面综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文